

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

享年100岁(三)

这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，“喜欢树荫”是实境，但这种喜好源于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，这才是真境。“她死了”也是“实境”，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。“还找得到比‘魂归离恨天’更好的译文吗？”

有译坛权威把“提倡乱译，千古罪人”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等帽子扣在了许渊冲头上。他从不认输，始终认为自己译的最好。多年后他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出版，还不忘寄给赵瑞蕻一本，扉页写着“五十年来《红与黑》，谁红谁黑谁明白”。

他的一生，有无数次笔墨相伐，但欣赏他、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采访中谈及此事，他突然一跃而起，快步迈向对面的书架——从那个花15块钱买的旧书架上，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一本书，又迅速而准确地翻出其中一页——那是一篇赞美他翻译艺术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美化之翻译》。

那一瞬间，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岁老人，而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每次考试总争第一的少年。

很难想象，这位笑容灿烂、话语铿锵的老人，在2007年就查出直肠癌，医生保守

估计他还能再活7年。

而7年后的2014年，他不但没有走向生命的终点，反而拿下国际翻译界最高奖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，成为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

“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，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、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。”国际译联在颁奖词中如是说。

“书销中外百余本，诗译英法唯一人”，确为“实事求是”。他不仅印在名片上，更嘱咐家人：以后，墓碑上就刻这

两句。

遇一人

许先生家里除了书，摆放最多的是与夫人照君的合影。

夫人2018年去世，我们只能从照片中一睹伉俪情深。

虽然会写诗、更会译情诗，但如同那封“石沉大海”的信，许渊冲的感情生活一直波澜不惊。他追求过好几位心仪的女同学，“都落空了”。“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，男女比例是10:1，即使女同学全嫁男同学，也有9个男同学找不到对象。”他这样安慰自己。

直到1959年除夕，已经38岁的许渊冲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君，一见钟情，携手走进婚姻，相濡以沫60年。

她不仅是妻子，也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、学术秘书，更是他的忠实粉丝——一路追随，永远崇拜。

这种爱，被纪录片《我的时代和我》用镜头捕捉下来——

“老伴儿，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合适？”

“打完（字）就开饭。”

“打完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大约5点钟吧！还有一个钟头。”

他坐在电脑前，

头也不抬。她在一旁轻声耳语，搓着双手。

画面一转，时钟滴答作响，已经快7点了。

那年，她85岁。这样的等待与陪伴，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。“文革”中他挨批斗，屁股被鞭子抽成“紫茄子”，她找来救生圈，吹起来给他当座椅；他骨折入院，嚷嚷“我要出院！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！”她含泪劝慰，“你呀不要动，不要孩子气，一切听医生的”；他上电视一夜走红，来访者蜂拥而至，她替他挡在门外……

在她心里，比她大12岁的许渊冲永远像个两岁的孩子，她爱他的纯真，爱他“灵魂里不沾染别的东西”。他坦荡如砥、心直口快，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，她在背后默默打理着一切，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。

别人写文章攻击他，她第一个跳出来愤愤不平：“这种人不能理，没有格”；别人夸他，她会跟着一起：“是啊他太不简单了！他真是一个奇迹！”

她是最懂他的人，常说：“许先生很爱美，唯美主义，他一生都在追求美。”从工作到生



许渊冲的书架。